

话说綦江

□高思成

綦江之名，史志早有定论。然而“綦”字之意，官方释义版本不一，地方学者对綦江得名之由亦众说纷纭。身为綦江人，在此也愿将自己对故土的认知作些交流，丰富“綦江”的底蕴内涵。

一

綦江是长江一级支流，流经渝南黔北地区，于江津区顺江场注入长江。其独特之处在于，地处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，受岩石、山脉、河流等自然地理条件影响，孕育出两条独具色彩的河流。其一便是綦江，沿岸多坡地，林木繁茂、绿荫蔽日，倒影映入江中，使江水呈现出苍帛之色；其二为赤水河，沿岸多属丹霞地貌，水土流失导致泥沙注入河中，江水呈赤红色。这两条河流历经岁月洗礼，融合了山川灵秀与人文底蕴，其流域分别演变成如今的行政区划綦江区与赤水市。

二

綦江沿岸有多条支流汇入，其中较大的河流有6条，分属上、中、下游。上游3条：藻渡河发源于金佛山腹地，松坎河与洋渡河均发源于大娄山腹地；中游2条：蒲河发源于大娄山余脉南川小金山，清溪河发源于大娄山余脉习水飞龙山与江津华盖山；下游1条：笋溪河发源于大娄山余脉四面山。这6条支流不仅为綦江增添了水量、汇聚了自然之力，更承载了流域内的人文特质。有趣的是，清溪、尹溪本为

“溪”，当地百姓却习惯称之为“河”，尽显綦江流域民众自强张扬的性格；而綦江本为“江”，百姓反倒常称之为“河”，又凸显出地方文化谦虚低调的品质。綦江发源于群山之间，终归于开阔江域，带着这份既骄傲又谦逊的特质，融入中华母亲河长江的怀抱。

三

綦江之名的由来，编纂《綦江县志》的先辈早已考证并得出结论：“江以綦名，县以江名”，而“綦”之渊源，主要有两说——一为源于綦市，二为源于江水苍帛之色。先说“綦”字，据《说文解字》解释：“綦，苍艾色也”，所谓“苍艾色”，即类似艾草干燥后的青黑色，亦是成熟树叶的自然色泽。史籍中对綦色的最早记载见于《诗经》“缟衣綦巾”，此处“綦巾”指古代女子佩戴的青黑色佩巾。再说“綦市”，这是古南州时期治地形成的集市，之所以以“綦”为名，是因该集市最负盛名的商品，便是以綦色染制而成的织物，如綦布、綦服、綦巾等。唐代时，綦江流域为南平僚聚居区，史料记载当时的贡品“兰干细布”，其“兰干”之色与綦色相近，进一步印证了当地染色工艺的特色。古綦市作为古南州治地，因特色商品而声名远播，愈发名副其实。

唐朝覆灭、宋朝兴起后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出现新变化，各部落与土司在汉化进程中存在尖锐的利益纷争。北

宋熙宁八年（公元1075年），朝廷设南平军，行政中心迁至赶水。赶水历来是边贸重镇，南平军治所迁此后迅速发展，形成“大綦市”。据南宋《舆地纪胜》记载：“宋绍兴二十六年移南川镇税务司于大綦市”，由此形成“南北綦市”格局；古綦市仍留原地，大綦市则迅猛发展为西南八大边贸市场之一，纳入成都茶马司锦院管理范围，茶马、蜀锦（其中兰干细布的极品尤为珍贵）成为政府管控的重要商品。当时四川边贸评选出15种名优产品，南平军辖地便占4种，其中“青大被褥”呈青黑色，与綦色完全一致。后来，南平军治地迁至今日南川城区，行政职能转移后，其军事与市场功能仍由原治所承载，即大綦市继续发挥着边贸重镇与军事要塞的作用。公元1285年，南平军废除，改设南平綦江长官司。由于大綦市的盛名与綦江水的苍帛之色交相辉映，“綦江”作为行政区域名称顺势而生。后来，明代四川按察使曹学佺在《蜀中名胜记》中记载：“江发夜郎，作苍帛色，故名綦”，进一步丰富了綦江之名的文化内涵。

四

綦江作为地名，在元初至元二十二年（公元1285年）设立南平綦江长官司时正式确认。而江河之名与地名的深度融合，还可追溯到更久远的时期。綦江流域古称“樊溪”，其入江口位于今江津区顺江场，民间称之为“樊溪口”，这里曾是古代

巴郡“樊溪道”的起点。唐武德三年（公元620年），朝廷改南州为樊州，足见樊溪在当时的影响力与重要地位。唐贞观五年（公元631年），南州下设三溪县，治所位于今綦江区三江街道境内，“三溪”特指下游的樊溪（綦江千流）、主流东溪与支流葛溪（今蒲河）。因葛溪上游是唐朝实行“以夷制夷”政策的羁縻州——涪州地域，亦是南平僚聚居区，而“濮”（南平僚古称）与“蒲”读音相近，这条支流便逐渐演称为“蒲河”。

北宋皇祐五年（公元1053年），古南州废除，设置南川县，该建制存续434年。元至元二十二年（公元1285年），南平军废除后，原宾化县更名为南川县，原南川县及扶欢、荣懿等一并改设归属南平綦江长官司。明玉珍建立大夏国后（公元1363年），将南平綦江长官司改设为綦江县。明洪武十年（公元1377年），南川县撤销并入綦江县，洪武十四年（公元1381年）又恢复南川县建制。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，綦江的地域之名与江河之名完全融合，真正实现了“江以綦名，县以江名”的格局。

在中国地市县版图中，地名、江名、城名三者合一的情况并不多见，綦江便是这极具特色的一例。如今，我们站在重庆主城提及綦江，指的是綦江区全域；站在綦江乡村提及綦江，指的是綦江城区；站在綦江城区提及綦江，指的便是身旁那条奔流不息的河流。綦江，可谓“山川共姓，江城同名”的典范。



水杉染冬山

□王治刚

“爸爸，暑假才来过古剑山，怎么又来？还不如在家睡觉。”儿子正刷着抖音视频，头也没抬。期中考试后，我本想带他出来放松放松，没想到他竟不领情。妻子开着车，笑着打趣：“一会儿准让你开开眼。”

我们一家三口算是古剑山的常客，春天来踏青，夏天来避暑，唯独冬天天太冷，倒是极少来。前几日刷微信朋友圈，看到有人发的山里水杉照片，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。妻子见状说：“你还念叨着要去巫山看红叶，这不，家门口就有这般景致了。”

从城里出发，沿着旅游大道往前开，远山是常见的苍翠森林，道旁是熟悉的碧绿行道树，实在勾不起多少观赏兴致。忽然，妻子出声喊道：“你们快看！”我和儿子连忙抬头往前望去，两条绚烂的“彩带”瞬间映入眼帘。那个位置我们再熟悉不过，道路两侧本是整齐的水杉，如今这些水杉像换了身衣裳，暖黄、金橙、赭红，成了它们“新衣”的主色调。

“人靠衣裳，美靠靓装，这话放在这些树身上，同样适用。”说着，妻子把车停在了道旁。儿子立刻推开车门，抓起手机就往水杉林跑，边拍边兴奋地喊：“你们看啊，随便拍一张，都是风景大片！”我也跟着拍了几张，附和道：“说得对，随便选一张都能当手机屏保。”

妻子倒没急着拍，她每次都等我们拍好传给她，妥妥的“坐享其成”。锁好车后，她已经走到公路旁的草地上，弯腰拾起一片水杉叶，指尖轻轻托着那抹赭红，眼里似有光在流转。

我想起上次来的事，笑着说：“上次来的时候，你还说树荫下的草地适合野餐，可惜当时什么都没带。”她莞尔一笑：“你看这彩色的树林，分明是‘秀色可餐’，哪还需要搞什么野餐呀？”

没想到妻子这会儿竟这么幽默，我们一家三口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阳光穿透厚重的云层，露出了脸。儿子正举着手机，拍树叶上残留的露珠，惊喜地说：“露珠里还映着水杉呢！”拍完，他立刻把照片凑到妻子面前让她看，“就算不用滤镜也好看，原来古剑山的风景这么美。”我轻轻拍拍他的肩：“风景没变，是你放下了手机网游带来的快感，才接住了大自然给你的欢喜。”

我们走到一块大石头旁，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观赏水杉的游客。

坐在石板上，儿子捡起几片水杉叶，认真地摆成小松鼠的模样，还非要让我跟他的“杰作”拍张合照。妻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橘子，熟练地剥开，她习惯性地先凑到鼻尖闻了闻橘皮清冽的香气，然后分了三瓣给我，一半递给儿子，自己只留了一瓣。

望着眼前五彩斑斓的水杉，我忽然感慨，对妻子和儿子说：“我们身边其实并不缺少美好，缺的是慢下来的心境。”想起往日总以琐事太多为借口，即便路过熟悉的街角，也极少停下脚步细细打量。就像这古剑山，来了这么多回，直到今天才发现冬日水杉的美，才留意到孩子眼里那些简单的乐趣。

太阳渐渐升高，阳光也越来越明媚，那两道水杉“彩带”在阳光下，像燃烧的火焰，又似绚烂的霞光。儿子小心翼翼地挑了几片形态好看的树叶，收进口袋里，说要带回家做标本。

我走到大石头顶端远眺，忽然觉得这样的时光格外珍贵。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呢？心真正静下来，光就会照进来；脚步真正慢下来，美就会浮现出来。这被水杉点染的冬日，这被温情填满的片刻，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模样啊。



诗三首

□吴国平

老瀛山

凌空白云急，脚摇耳生风。
稻菽翻金浪，壑川涌波峰。
雷雨生谷底，星辰置掌中。
放歌人轻健，欲向九天冲。

天台山

暇日天台住，林幽空气清。
漫步青迷眼，放歌震天庭。
晨起观日出，夜静听涛声。
水灵洗劳顿，山韵颂升平。

神鹰山

神鹰耸立悬岩头，莽莽群山一望收。
滚滚白云涌足下，滔滔绿浪似水流。

沁园春·赶水草菹萝卜

□綦人

赶水摇青，石房焕蔚，草菹盈眸。

看冬畦叠翠，素华紫陌；膏泥结蒂，风物吟秋。

叶馆光阴，心潜垄亩；但守桑田抱朴修。葱茏处，有甘泉潜注，坤气沉浮。

土蔬莫道微柔，系烟火、来从九域流。

纵千程霜雪，难侵玉质；一坛岁月，自润清喉。

荐俎烹鲜，咬春沁脆，漫调人生百味稠。

三白喻，此瑶根秀实，独冠南州。



暖冬下的老厂旧址（水粉）

□梁光华

古意李庄

□张绍琴

回古代的错觉。步入月亮田景区，86栋依水而建的仿古建筑更是古意盎然。在南广场观看掌灯仪式时，这种“梦回明清”的感觉愈发强烈：只见身着古装的掌灯人乘舟登场，伴随着仪式表演，最后一声号令落下，月亮田的灯火由近及远层层亮起，形成千灯齐明的壮观视觉效果。

古镇有古意，似乎不足为奇。有人甚至说，天下古镇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无非是建筑复刻加商业堆砌。然而李庄的古意，却与其他古镇不同，它有文化内核作支撑，是有“灵魂”的。

除了仿古建筑，李庄还留存着真正的古宅，据说连梁思成也对这些古宅称赞不已。至今保存完好的古建瑰宝有旋螺殿、东岳庙、张家祠、魁星阁、九龙石碑、白鹤窗等，成了游客们的必打卡点，其中旋螺殿、魁星阁、九龙石碑、白鹤窗更被梁思成誉为“李庄四绝”。

但李庄的古意，又不止停留在古宅之上。抗战全面爆发时，李庄的乡绅们曾向一群无处安身的 masters，那些骨子里带着“士”之精神的知识分子，发出一封电报邀约：“同大迂川，李庄欢迎；一切需求，地方供给。”这份举动里藏着的胸襟与气度，满是让人敬仰的“古意”，也让人不禁感怀。正因这份邀约，10余所学术机构、1.2万余名学者辗转来到李庄，在抗战烽火中觅得一方平安之地，安置下一张安静的书桌，继续专注于学问研究与教育事业。阿来在散文《士与绅的最后遭遇》中写道：“这些人在困顿之中，表现出谄谀之士最美丽的一面。”

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，在李庄期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。他不仅鼓励同人潜心向学，自己更是以身作则，心怀“学术报国”之志，毫无保留地倾注心力做好每一件事。他曾说：“我们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们抵抗得了敌人吗？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，敌得过敌人吗？”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李庄居住了六年，即便生活难以继、举步维艰，仍坚持完成了《中国建筑史》的编著；董作宾则在李庄板栗坳完成了甲骨学领域的里程碑著作《殷历谱》。这种“人人向学、个个无私奉献”的抗战精神，让知识分子们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在中国文化与文脉的传承发展史上，写下了一篇深刻隽永的篇章。

这些知识分子骨子里的“士”之精神、文人风骨，才是李庄真正的灵魂。与当下消费时代的人们相比，他们身上那份坚守与纯粹，满是让人敬重的“古意”。

酒店的退房时间是中午十二点。因为要赶返程的动车，第二天上午我们只择重点参观了张家祠、东岳庙、抗战文化博物馆和中国营造学社旧址，其他历史遗迹与抗战文化旧址来不及一一探访。临走前，我们到文麻阁买了十二本关于李庄的书——脚步未能抵达的地方，只好在文字中追寻。

好在动车出行便利。同行的二三个人说，这座“万里长江第一古镇”值得再来，下次要带着孩子来做一次深度游，让孩子们也感受一下它的“古意”。心栖古韵，便得滋养。在这个喧嚣的时代，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处充满古意的静谧之地：让心灵回归纯粹与安宁，感受大师们的风骨与精神，重拾久违的感动与敬仰，以此滋养我们日渐干涸的精神世界。